

衛羌清夢。朔日秋霜。

初心不改，且笑參商。

几回夢魘難消。

賴有滿河明燈相照。

簫樓·著

月滿霜河

YueMan
ShuangHe

下



沈阳出版社



荷羌清夢，朗日秋霜。
初心不改，且笑參商。

几回夢魘難消，
賴有滿河明燈相照。

夕滿霜河

箫楼·著

下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月满霜河. 下 / 箫楼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41-4304-2

I. ①月… II. ①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
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6981号

目录

上

引 1

第一章 相见难欢 7

第二章 试玉 17

第三章 少年心事当拿云 29

番外 打雀英雌传——谢府姨娘们的马吊大战 43

第四章 君心只在凌烟阁 51

第五章 竹庐惊梦 61

第六章 长歌起 75

第七章 信任 85

第八章 胸有雄兵 95

第九章 云海之鹰 107

第十章 垂髫梳罢灵犀通 121



目录

第十一章 春风入夜来 133

第十二章 月满霜河 149

第十三章 紫凤初鸣 161

第十四章 风尘出奇侠 175

第十五章 书中自有寰宇志 188

第十六章 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200

第十七章 玉堂春酒暖 211

第十八章 空翠湿人衣 224

第十九章 多情却被无情恼 236

第二十章 惊雷 250

第二十一章 风波恶 265

第二十二章 惊见云中字 279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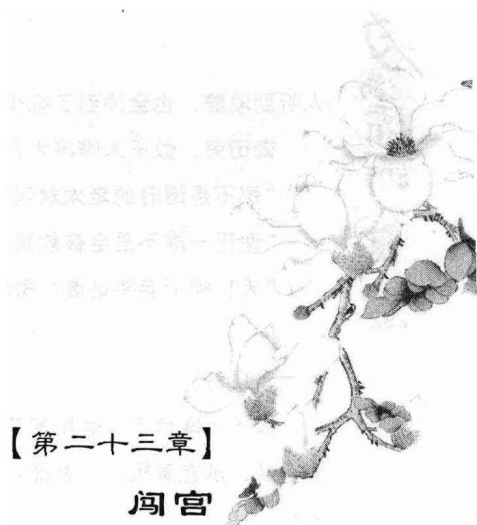
下

- 第二十三章 闯宫 291
- 第二十四章 相逢犹恐在梦中 301
- 第二十五章 十年伤疤已成痂 315
- 第二十六章 疑云 324
- 第二十七章 直道相思了无益 334
- 第二十八章 弥天错 344
- 第二十九章 千里归途喋血路 354
- 第三十章 嶙峋突兀是人心 364
- 第三十一章 太清春回 380
- 第三十二章 心似指南石 393
- 第三十三章 孤勇 409
- 第三十四章 谁无痼疾难相笑 424
- 

目录

第三十五章	旧事如天远	439
第三十六章	幸有心事难成灰	450
第三十七章	蚌伤成珠	461
第三十八章	马踏雄关箭指心	474
第三十九章	云中幼雀终振翅	485
第四十章	世上已无陆元贞	496
第四十一章	骏马星驰始见君	507
第四十二章	战地斜阳犹比翼	519
第四十三章	百劫执手仍相待	532
第四十四章	剖心疗毒叹黄花	545
第四十五章	如此良辰如此夜	555
尾 声		565
番外	小谢的婚后生活	574





【第二十三章】

闯宫

瑞丰楼在涑阳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楼”。三层楼，七八十个大小阁子，朱栏碧瓦、雕梁画栋，又建在涑阳最宽阔的御街旁。

因为御街直通皇宫的玄贞门，掌柜便将临街一面增修了飞桥露梯，让客人可在二、三楼的阁子里凭栏俯眺，或俯观御街人群熙攘之盛况，或眺望巍峨浩丽的皇宫。

涑阳的世家公子、达官贵人们，十分喜欢到瑞丰楼订个阁子，呼朋唤友、推杯换盏，巩固交情，同时也交流着彼此探听到的飞短流长。

这段时日，瑞丰楼暗中流传着一条消息：御史台大夫铁泓在安南道驿馆遇害，凶手竟是准驸马、骠卫大将军谢朗，而谢朗已经畏罪潜逃！

绝大多数人是不信的，听后都嗤之以鼻。可紧接着又有消息传出：陛下已命禁军软禁了谢氏一族，并命全国广贴告示，谕令谢朗在一个月內投案自首。

前日又传出消息：谢朗已经到刑部投案自首，现已被关押在天牢之中！

这些消息，再加上景安帝一个多月未曾临朝，平王被软禁在王府，神锐军“哗变”，每一桩事件，都像平静水面下汹涌的暗流，搅得整个涑阳惊疑不安。

说者言之凿凿，听者却大多不信，但人人都想第一时间知道最新的消息，带得瑞丰楼的生意这段日子也红火了许多。

这日午时，正是瑞丰楼满座的时候，歌妓们唱过第一曲，第二曲刚启檀板，便听御街上一阵骚乱，紧接着一楼的客人呼啦一声全涌了出去。二、三楼阁子里的客

人听到动静，也全涌到了临街的长廊边。

御街旁，数千人哗声大作，议论纷纷。

“那不是谢府的老太君吗？”

“谢氏一族不是全被软禁了吗？怎么老太君出来了？怎么不见谢峻谢大人？”

“天！那个老头是谁？蒙着眼睛，居然可以一人独斗几十名禁军？”

笃！笃！

数千人瞩目下，御街那头，一位满头银发、身着二品诰命服饰的老妇人拄着龙头拐杖，挺直身板，冷着面容，一步步往前走。正是工部尚书谢峻之祖母，谢府老太君。

她左手高举着一块小牌子，那块牌子似有魔力一般，逼得数百名禁军潮水一般往后退。

偶有禁军试图上前拦阻，她身边一名用布条将眼睛蒙住了的白发老者便会挥舞着手中的长枪，霍霍生风，打得禁军四散跌开。

涑阳的百姓，除了年老之人还记得当年迎元宗入京时，忠臣义士与阉逆当街搏杀的情景，五十岁以下的人都未曾看过这般新鲜刺激的场面。一传十、十传百，等谢府老太君快走至玄贞门前，围涌而来的人群已至上万。

驻守玄贞门的羽林军统领方直顿时慌了手脚，急派副手将不当值的羽林军全部调来，在玄贞门外严阵以待，同时亲自上前，将谢老太君拦住。

方直也是贵胄子弟出身，与谢朗素有交情，对谢老太君和皇室的渊源也略知一二，眼下谢朗罪名未定，他不敢贸然开罪，行礼道：“晚辈方直，拜见太奶奶！”

太奶奶鬓边银发无风自动，她将手中的小牌子往方直面前一递，道：“烦请方统领上奏圣上，二品诰命谢崔氏，求见陛下。”

“真是抱歉，谢老夫人，陛下有命，现在不接见任何外臣。有何要事，都由弘王殿下代为奏闻，老夫人还是请回吧。”方直委婉回道。

太奶奶将拐杖运力一顿，怒喝道：“方直！你可认得我手中之物？”

方直本以为太奶奶持的是诰命符牌，见她这般说，忙上前细看，只见那是一块淡紫色的鱼符，上面印有“宝贞皇后”字印。

方直吓了一大跳。他也曾听闻过，当年穆宗薨逝，元宗入京承继大统，赐了这种鱼符给拥立的有功之臣，其中便有一块是元宗的宝贞皇后赐下的，原来竟是赐给了谢老太君。



他吓得连忙单膝跪地，“方直不敢！”

他正为难，不知要不要去内廷传奏，忽听身后有纷沓的脚步声传来，回头一看，大喜下忙上前道：“王爷，这……”

弘王早得报信，谢府老太君闯出府邸，禁军拦不住，她已直闯皇宫，要面见圣上。他知道她是为谢朗一事而来，心中窃喜，想着谢老太君这擅闯皇宫之罪是逃不了的，到时龙颜震怒，谢朗要想翻案，可是更难了。

他走到御值房，本想亲眼看着羽林军将谢老太君拿下，不料她竟拿出了已故太皇太后亲赐鱼符，方直是拦不住的，若让她见了父皇，只怕会横生枝节。他犹豫片刻，只得走了出来。

“谢老夫人，父皇龙体有恙，不接见任何外臣。谢朗毒害铁御史一案，自有三司会审、明勘定案。老夫人不必过于忧心，还是请回吧！”

太奶奶怒道：“弘王爷，还请您让开。不然，老身就要替已故太皇太后教训教训不成材的子孙了！”

弘王将脸一沉，冷冷道：“老夫人，你不要不知好歹！你虽然有鱼符，但还大不过本王！来人，将她押回谢府！”

羽林军们齐声应喝，执枪握戟，便要上前押住太奶奶。

太奶奶将拐杖一拄，双目圆睁，怒道：“谁敢！”

“上！”弘王毫不犹豫。

羽林军继续上前。

太奶奶身边白发老者一声怒喝，跃上前去，长枪急旋，嘭嘭连声，十余名羽林军被打倒在地。

他虽蒙着双眼，但枪势狂猛，激得弘王等人只得纷纷退后避让。太奶奶趁着空隙，提起诰命服饰的下摆，快步走到玄贞门下，放下拐杖，握起鼓槌，用尽全身力气，击响了登闻鼓。

登闻鼓乃太祖皇帝设下，用来防止内廷有奸佞出现，令皇帝与外界不通消息，外臣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击响登闻鼓，直达天听。当年楚王之乱，正是谢氏先人击响登闻鼓，在全京城百姓面前痛斥楚王逆行，今日登闻鼓再响，敲鼓者又是谢氏后人。

弘王大怒，喝道：“来呀！将她拿下！”

此时那白发老者已被数十名羽林军围住，便有十余名羽林军上前来，夺过太奶

奶手中鼓槌，将她双臂按住。

白发老者暴怒如狂，奈何寡不敌众，数十招过去，腿上中了一刀，跌倒在地。弘王冷笑一声，“此人意图闯宫行刺，来啊，就地正法！”

数名羽林军提起手中刀剑，便欲砍下，忽听一声怒喝：“慢着！”伴着这声怒喝，一道蓝色身影电射而至，手中长剑幻出数十道寒光，当啷连声，将羽林军手中刀剑一一拦下。

羽林军见来者武功更胜这白发老者，竟有些微的胆怯，有个别人认得来者，惊叫道：“薛阁主！”

一听来者竟是名满天下的天清阁阁主，围观人群更加激动了，后面的纷纷往前面涌，一时间，玄贞门外乱成了一锅粥。

弘王隐觉不妙，冷声道：“薛阁主，莫非你也想擅闯皇宫不成？”

薛蘅转身，还剑入鞘，平静地看向弘王，缓缓道：“弘王爷，元宗皇帝曾有圣旨，鱼符在身者，面圣领旨无需下跪、有罪也不下狱。请您先下令，放开谢老夫人。”

弘王犹豫片刻，冷哼一声，挥了挥手，羽林军将太奶奶推至薛蘅身边。

薛蘅忙扶住太奶奶，关切问道：“谢老夫人，您没事吧？”

一个月来，虽然被软禁，又日夜担心着谢朗，但太奶奶始终是谢府最镇静的一个。可这刻见到薛蘅，她再也控制不住，老泪纵横，紧攥着薛蘅的手臂，颤声道：“阿蘅，明远他、他已经到刑部投案了！”

薛蘅一行甫入涑阳城门，便见大街上的人纷纷往北面皇宫方向跑，还有不少人叫着“谢老太君闯宫了！”薛蘅一听便急忙赶往玄贞门，远远看到一老者与羽林军激斗。她一看便知谢朗的枪法乃他所授，自然出手相救。此刻听到谢朗还活着，她悬了大半个月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双足竟觉有些虚软无力。

她轻拍着太奶奶的手背，片刻后，才出言低声劝慰：“谢老夫人，您放心，明远会没事的。”

她又抬头望向弘王，“弘王爷，天清阁阁主薛蘅，求见陛下。”

弘王一笑，“薛阁主，父皇早有口谕，不接见任何外臣，有事都由本王转奏。薛阁主有事请说，没事的话，就请回吧。”

薛蘅转身扶起那老者，点上他左腿穴道，血流渐止。老者呵呵大笑，“你就是季兰那丫头的女儿？”



薛蘅不及回话，哑叔负着薛忱，分开人群冲进来，他忽然“啊啊”大叫，放下薛忱，扑向单风。

老者听到风声，欲待闪开，哑叔“啊啊”连声，他听得一阵，嘴角抽动，继而哈哈大笑，一把将哑叔抱住。

薛蘅“啊”了一声，道：“您是‘朔北铁枪’单风单老前辈！”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听到‘朔北铁枪’四个字啊。”单风感喟万分。

弘王也不欲将动静闹得太大，免得惊动了景安帝。他使了个眼色，方直会意，上前喝道：“此处乃玄贞门重地，闲杂人等统统退开！”

薛蘅抬头望向弘王，弘王脸上犹自带着一贯示人的温和笑意，但却遮掩不住他双眸之中流露出的冷酷与得意之色。

薛蘅想了想，向单风道：“单老前辈，您还能不能动？”

“小丫头太小看我单风了啊。难道你娘没对你说过？当年我只剩一口气，也能横扫朔北五虎！”

“那就好。”薛蘅附到单风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然后又大声道：“单老前辈，劳您现在就去德郡王府，将这句话转告给德郡王，请他老人家到玄贞门来一趟。”

弘王面色微变。景安帝得以继承兄长之位，德郡王功不可没，景安帝对这位叔父十分尊重，特旨允他任何时候都可直入宫禁，无需奏闻。

薛蘅究竟说了句什么话，能在这种形势下，请得动德郡王？

薛蘅目送单风远去，转过身扶住太奶奶。太奶奶不停轻拍着她的手背，二人目光交触，没有说话，又同时转头，毫无惧色地与弘王对望。

玄贞门前，上万人有一刹那的鸦雀无声，继而像煮沸的粥一样，“嗡”地一声议论开来。

内廷显然并没有被玄贞门的风波惊扰到，到处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由珠帘望进去，殿内的兽炉中，烟雾袅袅娜娜溢出，令整个内殿看上去迷蒙缥缈。

内侍像猫儿一样轻步出来，在太奶奶和薛蘅面前躬下腰去，尖细的声音压得极低：“陛下有旨，宣二品诰命谢崔氏、天清阁阁主薛蘅觐见。”

又有小内侍打起珠帘，将二人引至御案前，为太奶奶搬来椅子。薛蘅扶着太奶奶在椅中坐下，二人同时望向早已坐在一旁的德郡王，点头致谢。

德郡王端着茶盅，细细地端详着薛蘅，却没有说话。

弘王随后进来，负手立于一旁，嘴角上挂着带有淡淡讽刺意味的微笑。

屏风后，有人在低咳，薛蘅不由用心凝听。

半透明的屏风上，影影绰绰地映出两个人影。其中一位，似是妃子装扮，正为另一个身形高瘦的人披上外袍，这人显然是景安帝。只是不知这位妃子，是贵淑贤德四妃中的哪一位。

“明知陛下龙体微恙，还闹这么大动静，真是……”那妃子压低声音，愤愤地说了句。

景安帝抬了抬左手，止住她的话语。过了一阵，他才缓缓地屏风后走出来，步履蹒跚地走到御座前，双手撑着扶手慢慢坐下。

薛蘅跪地叩首，“臣薛蘅，叩见陛下！”

“罪妇谢崔氏，叩见陛下！”太奶奶拄着拐杖，俯下身去。

一瞥之间，薛蘅便觉得景安帝消瘦了许多。

“老太君何出此言？薛先生请起。”景安帝的声音从御座上传来，显得有些虚弱无力。

接着，他又用拉家常的语气向太奶奶说道：“朕看老太君身子十分康健，朕心甚慰。若是太皇太后还在世……”他喘了口气，没有说下去。

太奶奶等了一阵，才道：“罪妇叩谢陛下隆恩。罪妇教孙无方，致使其放荡游嬉、大胆妄为，未经允许就私自出京，实在有负当年太皇太后的殷殷期望，万望陛下恕罪！但罪妇敢以性命及谢氏一族数百年的荣誉担保，谢朗绝非杀害御史之人。请陛下明察！”

景安帝眉头微皱，道：“老太君爱孙之心，朕能体谅。但谢朗一案，朕已命三司会审。如果谢朗是被冤枉的，朕自会还他一个公道。但若真是他做下的罪行，即使太皇太后在世，此事也只能依国法处置……”他一长串话说下来，明显有些吃力，只得停顿下来，细细喘气。

屏风后的妃子低声吩咐了几句，便有内监端着药汤出来。弘王急步上前接过药碗，满面恭谨地奉至景安帝面前。景安帝就着他的手喝过药，气喘才渐渐平息。

弘王转过身来，满面不悦之色，道：“谢老太君，国法不容私情。你为了这等小事，竟然闯宫惊扰父皇。万一影响了父皇龙体康复，你担当得起吗？”

“小事？”太奶奶冷笑一声，瞪着弘王，大声道：“忠臣蒙冤下狱，真凶逍遥法外，陛下受奸人蒙蔽，这还是小事？老身若再不上达天听，日后真相大白，又将置

陛下于何种境地？”

她苍老有力的声音震得殿外一只正在打盹的鹦鹉猛然惊醒，在铁架上拼命“扑棱棱”地扇着翅膀。

弘王被太奶奶的气势震得愣了片刻，回过神后森然一笑，“蒙蔽？呵呵，老太君，恐怕你才是被蒙蔽的那个人吧，你看看你那宝贝重孙子做下的好事吧！”

他拿起御案上一本奏折，在手中晃了晃，道：“这是三司会审的案词。人证物证齐全，都证明谢朗因暗中策动神锐军“哗变”，被铁御史查出蛛丝马迹，他为了毁灭罪证，于是暗下剧毒、杀人灭口！”

太奶奶今日正是收到柔嘉公主收买了禁军后，暗中派人传来的密信，说三司会审时，谢朗虽然不承认是他杀了铁御史，却对出京之后的行踪讳莫如深，对那一夜为何去找铁御史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无论怎么审问，他都只有几句话：神锐军“哗变”另有内情，他出京是为查清“哗变”真相，铁御史非他所杀，凶手另有其人。

反之，刑部、大理寺、御史台所掌握的证据，都对谢朗极其不利，三司已在谢朗拒不认罪的情况下，定了他“图谋不轨、策动神锐军哗变、谋害御史”之罪！

太奶奶今日拼着性命，持鱼符闯皇宫，早已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此时听弘王这么说，她双目圆睁，踏前一步，怒道：“神锐军‘哗变’之时，谢朗尚在涑阳！‘哗变’一事，与他何干？”

“他既图谋不轨，暗中策划，自然表面上要撇清了。”

太奶奶将拐杖一顿，道：“荒唐！我谢家世代忠良，何曾出过一个乱臣贼子？谢朗又蒙圣恩，得陛下将公主许配，他为何要图谋不轨？神锐军区区三万人‘哗变’，就能撼动我大殷根基？谢朗难道就不顾在涑阳的上千族人吗？”

御座上的景安帝默默听着，露出思忖之色。

弘王看得分明，急急道：“那为何谢朗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

“那说谢朗杀害御史，又有何证据？”太奶奶寸步不让。

“铁思证言，铁御史被害时，正在与谢朗谈话。安南道县令、十府捕头证言，他们赶到时，铁御史已死，身边只有谢朗一人！”

薛衡凝神听着，等弘王一停，马上问道：“可有人亲眼看见谢朗杀死铁御史？”

弘王一顿，“这个……”

“既然没有人亲眼看见铁御史是谢朗所杀，为何就说人是他杀的？铁泓与我谢



家乃世交，谢朗为何要杀他？杀人动机何在？”太奶奶紧跟着大声逼问。

“铁御史死之前写的字笺，有‘神锐军、哗变、谢朗、裴无忌’等字！足以证明他查出了谢朗策动神锐军‘哗变’，所以才被谢朗杀人灭口！”

太奶奶冷笑道：“那若是老身今日一命归西，死之前写下字笺，上有‘禁军、谋反、弘王’等字，就能证明是弘王爷策动了禁军谋反吗？仅凭区区几个字，就能定杀人大罪，三司就是这般审案的吗？证据不足，如何能定为铁案？就不怕天下哗然吗？”

弘王被逼问得有些狼狈，一时说不出话，殿内陷入一片沉寂之中。

屏风后的那位妃子似有些不安，从腰间取出丝帕，不停地按拭着嘴唇。

弘王憋了一阵，道：“如果人不是谢朗所杀，他当晚为何要逃？还伤了数名捕快！这不是做贼心虚又是什么？如果不是父皇圣明，将你谢府之人软禁，他还在畏罪潜逃！”

太奶奶仰头怒笑，将拐杖用力一顿，上前两步，猛地将左袖挽起。她的皮肤已经如松树皮一般粗糙，但手臂上一道陈年的疤痕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仍清晰可见。

“当年元宗皇帝入京承继大统，老身陪在宝贞皇后身侧。阉逆白峤行刺元宗，老身之公公谢璆谢澄德公拼死护住御驾。白峤继而刺向宝贞皇后，老身挡在宝贞皇后身前，连中三剑，这只是其中一个伤疤！”

她的目光自殿内诸人面上一掠过，傲然道：“三年征战，谢朗身上也留下无数这样的伤疤。我谢氏之子孙，个个可以为国家社稷舍去性命，绝不是图谋不轨、畏罪潜逃之人！”

她这番话说得气势十足，有如波涛汹涌，令众人都仿若看到当年元宗入京时，谢氏满门舍命护驾、搏杀奸逆、浴血长街的情形。

弘王吞了口唾沫，无言以答。

太奶奶看了薛衡一眼，又转向景安帝，躬身道：“陛下，谢朗一案疑点甚多，后面必有隐情，三司显然受人影响，匆匆结案、仓促定罪。老身恳请陛下，另行委派不牵涉朝廷政局的中立之人来查案，以免忠良蒙冤、小人得道！”

景安帝正要说话，殿外忽然一阵骚乱。柔嘉公主挣脱内侍的阻拦，冲进殿来。她扑到景安帝身前，跪在地上，紧紧揪住他的龙袍，哭泣道：“父皇！明远哥哥是被人冤枉的！求父皇明察！”

薛衡一怔，只见柔嘉比上次见面时消瘦了许多，瓜子般的脸庞上，泪水汪汪的



大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

她心中一酸，低下头，不敢再看柔嘉的伤心模样。

景安帝被柔嘉一番摇晃，话都说不出来，连咳数声。弘王走过去扳开柔嘉的手，轻拍着景安帝的背，瞪了柔嘉一眼，责备道：“父皇接见臣子，你来凑什么热闹？谢朗犯下滔天罪行，父皇已褫夺了他的驸马身份，自会给你另寻一位如意郎君，你怎么这么不知自重？”

柔嘉跪坐在地上，仰望着弘王，满面泪痕，泣道：“父皇既已将我许配给了明远哥哥，那我就生是他谢家之人，死是他谢家之鬼！我的驸马遭人陷害，我岂能袖手旁观？我又哪里不自重了？他、他若死了，我便也随他而去……”

“不知羞耻！”弘王眉头一皱。他还待再说，景安帝举起了右手，他便只得收住话语，退开几步。

景安帝看着嘤嘤哭泣的柔嘉，沉吟片刻，再望向一直坐在一边一言不发的德郡王，和声道：“四叔，您有什么看法？”

德郡王慢悠悠地饮了口茶，方才开口道：“谢朗是不是清白的，臣不便断言。但他是曾经立过战功的大将军，若要明正典刑，总得要办成铁案，卷宗不留任何疑点才是。”

“嗯，四叔言之有理。”景安帝微微点头，道：“只是三司会审，谢朗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啊。”

德郡王瞥了薛衡一眼，道：“老太君的建议也有道理。既然三司会审已审不出什么来，不如另行委派不牵涉朝廷政局的中立之人来彻查此案，这样，也好让双方心服口服。”

“皇叔所言甚是。只是，派谁去办这件差事好呢？”

“嗯，此人须忠诚敏练，还得不涉及朝中利害关系，方可秉持公心。比如——薛阁主……”

薛衡忙踏前一步，躬身道：“陛下，微臣愿意彻查神锐军‘哗变’、铁御史被害一案，绝不让真凶逍遥法外！”

弘王连忙道：“不可！谢峻乃天清阁弟子，薛阁主也未必不偏私……”

德郡王忽然清了清嗓子。景安帝犹豫片刻，缓缓道：“此事，朕自有决断。先将老太君送回谢府，薛先生留下。其余人等，统统退下。”

德郡王亲自上前扶起太奶奶，和颜悦色道：“老太君，先回吧，陛下自有圣断。”

太奶奶还欲开口，薛蘅上前扶住她，在她手臂上重重地按了一下。太奶奶看着她沉静的面容，张了张嘴，终什么也没有说，在德郡王的搀扶下，出了殿门。

弘王盯了薛蘅一眼，万分不甘地退出大殿。柔嘉则满面央求之色，薛蘅看着她，微微点了点头，柔嘉这才低声抽泣着离去。

细碎的脚步声响起。薛蘅忙低下头，退后几步。屏风后走出来的妃子在她身前停顿了一下，冷哼一声，领着内侍和宫女们出了殿门。

那宫裙如流云般拂动，裙边上绣着三只朱红色的凤凰。

朱红色、三只凤凰。这一切都昭示着，她就是弘王的生母——俞贵妃。